

# 笑而不语与中国表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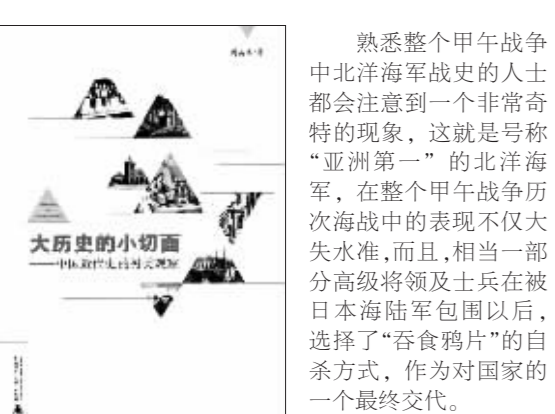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种神鬼莫测的表情,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,比方说某报发表文章《被圈定的‘黑老大’到底有多黑?》,有网友回曰:“笑而不语”;某专家谈《民主的中国经验》,解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“权利超速”和“民主失败”,一片叫骂之声中,依旧能够瞥见“笑而不语”的网友打酱油飘过……

本该愤怒,却无怒气。“笑而不语”者或许自认为早就洞彻了社会现实的丑陋、有限人生的无聊以及世俗权力的愚蠢。

在某种意义上,我承认比起愤怒与暴力,“笑而不语”没准是一条更好的自我救赎之路。愤怒虽然可以最大程度地被共享,却不会因此造就一个共同体,而只能造就一个暴民团体,它在摧毁一切秩序的同时,也将吞噬每一孤独个体的灵魂。而且,就像歌德所说,愤怒就“像腌鲑鱼,是不可能一放多少年的”,在庞大森严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,愤怒、仇视这些应激性的情感终难持久,继而而来的第二反应就是充满无力感的沮丧、无奈和泄气。

所以,至少从表面上看,“笑而不语”者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,因为他们不仅战胜了怒气,赢得了快乐,

而且还在相视一笑的默契中体会出智商和情商的双重优越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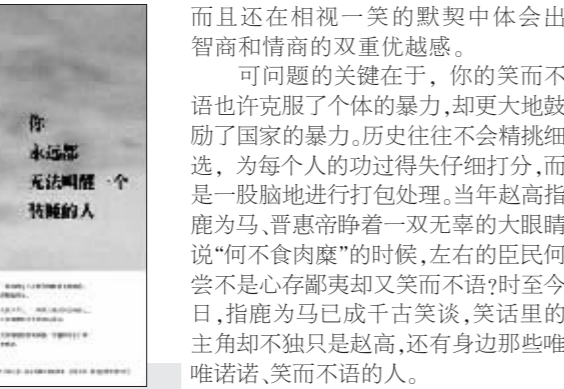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历史的小切面》作者:周英杰 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熟悉整个甲午战争

中北洋海军战史的人士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,这就是号称“亚洲第一”的北洋海军,在整个甲午战争历次海战中的表现不仅大失水准,而且,相当一部分高级将领及士兵在被日本海陆军包围以后,

选择了“吞食鸦片”的自杀方式,作为对国家的一个最终交代。力竭而战败,选择自裁,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极为英勇悲壮的行为。但是,靠过量吞食鸦片的方式自杀,多少让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别扭感觉。能够想到用鸦片自裁,一定是对鸦片的属性极为熟悉,否则,对于一个根本不熟悉鸦片的人来说,即使让他想破了天,恐怕也不会想到这样的自裁办法。在曾担任“广甲”舰管轮的卢毓英所写的《卢氏甲午前后杂记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:当日本人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威海卫军港之后,卢毓英和“定远”舰枪炮大副沈寿堃,因为害怕军港一旦被日本人占领而受辱,赶紧匆忙上岸,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了二钱烟土,准备到时以此物自裁。但是,当两个人把烟土买了回来之后,眼看着饕人的烟土,两人旋即又改变了注意,决定还是先把烟土抽掉再说。于是,哪管什么覆灭在即,两人就这么做起“活神仙”来。像这样一支高级将领中满是的“瘾君子”的舰队,即使是舰船等硬件再先进,一旦遇到日本这样强大的对手,就只能在威海卫军港束手投降。

从北洋海军的一些将领“自杀成癖”的现象,衍生出来的一个更为深层的话题就是,中国文化对待这一类敢于自裁的历史人物的宽容态度。由于我们的文化特别看重一个人的生死问题,因此,只要人不怕死,就最有可能成为“忠臣”和“烈士”,获得后人的缅怀和赞扬。而一旦真的“殉节”,则这个人在生前究竟为国家做了哪些有价值的事情等等,也就一律成了次要的问题,即使有些不利负面信息,也因为要“为死者讳”的惯例,而统统地被打入冷宫不再提及了。在这种文化定势之下,“平时袖手谈心性,战时一死报君恩”就成了一些饱食终日之士大夫最为擅长的拿手好戏。因此,每当国破家亡之际,必然是一个“自杀殉节”的高峰期,跳河的、上吊的、吞金的、碰壁的,花样百出,林林总总,实在让人叹为观止。唯独缺少的是那些迎难而上,拼命硬干,以一己之力而力挽狂澜者。这种“一死遮百丑”的奇怪的历史观真是令人无语。



《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》作者:周濂 出版社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我怀疑,终有一日,后人会像嘲笑晋惠帝一样嘲笑我们,因为我们的笑而不语。

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“笑而不语”这个中国制造的表情尚未成为“中国表情”,否则十三亿中国人全都长着一张沾花微笑的脸,那还真是件很穿越的事情。

责编/姚瑛 美编/曹善美 校对/钟智勇

## “一钱斩吏”有违法治精神

南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里有个“一钱斩吏”的故事,说的是张咏(号“乖崖”)担任崇阳县令时,有一天,发现管理钱库的小吏在头巾中私藏了一枚铜钱,企图夹带出库,于是下令对这名小吏行使杖刑。小吏不服气,挑衅说:“一块铜板算多大点事儿啊,竟然打我?你可以打我,却不能杀我!”张咏听了,非常恼火,刷刷刷,写了几句判词:“一日一钱,千日一千,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。”写完就手起剑落,搬了小吏脑袋的家。

张咏是北宋人,直到罗大经生活的年代,“一钱斩吏”的故事,“崇阳人至今传之”,可见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,张咏是个大英雄。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,“一钱斩吏”非但不值得颂扬,而且应该受到谴责。

所谓“法治”,一般包含这么几条原则:首先是有法可依,有法必依;其次是法律具有正当性;第三,法律条文的意义应当准确无误;第四,法律必须公开;第五,法律必须得到公正的执行。

就小吏这件事情来说,他本应按照贪污一枚铜钱的客观事实,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,而张咏却作了一个主观上的假设,拟定了“一日一钱,千日一千”的虚构罪状,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,就判处小吏死刑。这表明,身为政府官员的张咏,具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,在这种特权面前,法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。

因为打着“惩治贪污”的旗号,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,认为只要掌权的人是“清官”、“好人”,权力就可以不受制约,法律就不必遵守。这种错误的观念,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,模糊了人们对法治概念的认识,拖延了法治进程的步伐,实在是害人不浅。

白剑锋:《中国医患关系》——红旗出版社

责编/姚瑛 美编/曹善美 校对/钟智勇

### 怒放的鲜花

二战之后,德国很多城市被夷为平地,满目疮痍,百废待兴,很多媒体认为,德国要30年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。但是,一位英国记者断言:德国5年后就能重振雄威!因为他发现,在一个普通市民临时安居的阴暗防空洞里,居然有一盆怒放的鲜花!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,都没有忘记培育鲜花,这样的民族一定能很快崛起。

白剑锋:《中国医患关系》——红旗出版社

### 郁闷时代

比起饿肚子的年代,人们不愁吃喝了。但不知从何时起,苏丹红、牛肉膏、瘦肉精出现了,“爆炸西瓜”、“绝育黄瓜”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“发明”出来。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,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。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,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。

梁晓声:《郁闷的中国人》——光明日报社



在中国,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等的评选,到底具有多大的公正性与权威性?是唯作品论,还是唯身份论?不妨假设,如果鲁迅先生生活到今日,能否获得鲁迅文学奖呢?

鲁迅的强项,与鲁迅文学奖所设栏目类契合者,一是杂文,二是短篇小说,其他如散文、文学理论等,鲁迅皆有所成就,但非登峰造极。然而,依鲁迅文学奖三大评选标准,第二条要求“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,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”,对于鲁迅则是一道门槛,因为连中学生们都“怕文言文,二怕写作文,三怕周树人”。当年鲁迅文章一出即洛阳纸贵的盛况,如今只是遥不可及的神话。

再看第一条,要求“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,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……”,接下去还有许多“有利于”,几乎每一项都足以构成纠结在鲁迅灵魂之上的沉重锁链。随便说一点,鲁迅文学奖讲究“爱国”,鲁迅自然是爱国,不过他之爱国,表现为批判,他要做国家身上的牛虻;今人之爱国,表现为赞美,不发恶声。

说到底,鲁迅与鲁迅文学奖实在是两码事。

责编/姚瑛 美编/曹善美 校对/钟智勇

## 灰姑娘在中国

灰姑娘大家全都耳熟能详,不过少为人知的是,灰姑娘这个故事的创作源头,其实来自于中国。

晚唐异灵故事大师段成式写过一部《酉阳杂俎》,里面记载了一个叫做《叶限》的故事。讲的是南中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个女孩叶限,被后母每日虐待。她养过一条金鱼,被后母煮着吃了。叶限把金鱼的骨头埋在土里,鱼骨忽然放出异彩,给她变出了缕罗绸缎和一双金鞋。叶限穿着它去参加节日庆典,混乱中丢了一只鞋。这只鞋被阉汗国的国王捡到,派人带着鞋子来寻找。整个南中只有叶限一个人的脚适合这只鞋,于是两人结为夫妇,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,不在于它和灰姑娘的东西方相似程度,而在于它的故事背景。《酉阳杂俎》里的故事,大多数都发生在中原,可是叶限的故事背景,却是在南中部落,段成式为何不辞辛苦地把它放到南中那么偏僻的地方去呢?

咱们可以想象一下,如果灰姑娘或叶限的故事发生在中原地区,会是怎么一番情景?

如果这故事发生在隋朝,皇权如天,君权如父,皇帝看中你了,你居然还想跑?今天你要么跟我回宫,要么香消玉殒,不含糊——这故事实在没法讲下去了。

如果这故事发生在唐朝,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抢自己弟媳妇的唐太宗,抢自己爹媳妇的唐高宗,抢自己儿媳妇的唐玄宗,还有一个娶了五胞胎姐妹的唐德宗。无论灰姑娘是参加哪一宗的宴会,别说鞋了,连人都跑不了。

到了汉代这故事更没法讲。

汉武帝最痛恨巫蛊之术,你想想,灰姑娘被施了魔法,衣着光鲜地参加了汉武帝的宴会,一过十二点,魔法失效。以汉武帝的思路,肯定会指着那鞋子愤怒地嚷道,“这鞋子肯定就是她故意留下来诅咒朕的啊!”接下来不由分说把她和她后妈还有她后妈的三个女儿,一口气抓起来,以巫蛊的罪名处死……

所以你看,无论哪朝哪代,跟皇帝玩赛跑新娘,横竖都是个死。估计段成式在写的时候,也碰到和我一样的困难,想破头也想不出,该如何让叶限这个灰姑娘在中原王朝幸福地生活下去,于是心算想了,我还是换个虚构的背景吧。

摘自《看天下》马伯庸/文



自己画一幅画。

女王派皇室人员去请弗洛伊德到王宫里来为自己作画。弗洛伊德正在画室里为一个乡下村妇画画。听到皇室人员说明来意后,他头也没抬地说:“我现在正忙着,没有时间去为女王画画。如果女王实在想叫我画画,那就请她到我这儿来,我抽空给她画一张。”

皇室人员看了看弗洛伊德,只见他一脸淡定,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他的绘画中。那种淡定,给人一种摄人心魄的无畏和强大。皇室人员无奈地耸了耸肩,走出画室。女王听了弗洛伊德的回话后,兴奋不已。她推掉重要公务,穿戴整齐,来到弗洛伊德的画室。女王的驾

到,在小镇引起轰动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一睹女王的尊容。

那时,弗洛伊德正在给一个穿着寒酸、满脸污垢的流浪汉作画。看到女王来了,弗洛伊德边作画边说:“女王陛下,真不凑巧。您看,我现在很忙,等有时间了,我再给您画一幅吧。”女王听了,笑容可掬地答道:“没关系,等有时间,您再给我画一张。”她微笑着,轻轻地退出弗洛伊德的画室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女王又一次上门。女王轻手轻脚地走进弗洛伊德的画室,站在门口,谦恭地说:“我想请您给我画一张画。”弗洛伊德正靠在躺椅上,微闭着眼。他淡淡地说了句:“我正在休息,没有时间给您作画,请再等一段时间。”女王听了,谦和地笑道:“真对不起,打扰了,等您有时间再给我画一张吧。”

又过了一段时间,女王又上门了。弗洛伊德夹着画板正要出门,看到女王来了,说道:“我正要出门写生,没有时间给您画画啊。”女王听了,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,说道:“没关系,您去忙吧,等您有时间再给我画一张。”

人们听了也会乐的,因为这也是说的废话。在相声表演中,也常用有废话逗乐的。例如,在表演《学徒》这段,开头就是:
大年初一头一天,过了初二就是初三,正月十五半个月,六月三十整半年。演员一本正经地表演,合辙押韵像唱诗,人听来总会以为有诗意,不料全是废话,出人意料,就会觉得滑稽了。

在相声《变兔子》里有一句:
“跟着他们走到了阎罗殿。嗨!原来阎罗殿闹着呢!不像我们家似的,就住一间房。”

在《怯相面》里:
“您的五官也长得好。”
“怎么个好法?”
“都单摆浮搁的。”
“废话,长一块儿成包子啦。”
还有:

“你今年不是三十六岁吗?”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责编/姚瑛 美编/曹善美 校对/钟智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现代青年》第2期 李良旭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## 大师的代笔

冯雪峰在鲁迅重病之际,凭着与鲁迅的亲密关系,自作主张地为鲁迅代笔写了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》和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》,并公开发表。可冯雪峰为鲁迅代笔,却未能顾及鲁迅的为人,也未能够把握好鲁迅的思想和文风,导致了论战双方的不愉快。鲁迅为了朋友的关系,更为了顾全大局,始终没有向人解释,更没有公开说明这篇道人怨恨的文章并非他的文字,只是将这两篇文章排除在当时已经计划编辑的1936年的杂文集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之外。

金庸远赴欧洲漫游时,在《明报》连载的《天龙八部》还没有完结,也就是说还须写下去,连载下去。但这一外出就是一个多月,金庸已没办法兼顾武侠小说的事。但总不能断稿开天窗,那怎么办?金庸于是找人“代笔”。金庸找来“代笔”的人,就是倪匡。金庸旅欧回港,倪匡已代写了6万多字。一见

# 英女王 72次求画像

到,在小镇引起轰动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一睹女王的尊容。

那时,弗洛伊德正在给一个穿着寒酸、满脸污垢的流浪汉作画。看到女王来了,弗洛伊德边作画边说:“女王陛下,真不凑巧。您看,我现在很忙,等有时间了,我再给您画一幅吧。”女王听了,笑容可掬地答道:“没关系,等有时间,您再给我画一张。”她微笑着,轻轻地退出弗洛伊德的画室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女王又一次上门。

女王轻手轻脚地走进弗洛伊德的画室,站在门口,谦恭地说:“我想请您给我画一张画。”弗洛伊德正靠在躺椅上,微闭着眼。他淡淡地说了句:“我正在休息,没有时间给您作画,请再等一段时间。”女王听了,谦和地笑道:“真对不起,打扰了,等您有时间再给我画一张吧。”

又过了一段时间,女王又上门了。弗洛伊德夹着画板正要出门,看到女王来了,说道:“我正要出门写生,没有时间给您画画啊。”女王听了,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,说道:“没关系,您去忙吧,等您有时间再给我画一张。”

摘自《现代青年》第2期 李良旭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

“对呀。”
“明年你就三十七啦。”
人们听了也会乐的,因为这也是说的废话。在《学电台》里:
“前门烟最大的特点,准能冒烟儿……”
“不冒烟那是粉笔。”
“不过也有缺点……”
“什么缺点?”
“越抽越短。”中国的传统相声出自民间底层平民,文化素养较低,编相声的容易使用废话来逗乐。有的文人也会用废话。传说有个故事:
济南有母女二人开了一间煎饼铺。因本钱少,置办不起炸油条的设备,只好以大葱和炸酱供佐食,显得很寒酸,顾客很少。有位教书先生,为她们写一副对联,贴在门上:

铛铛糊糊摊开大葱多蓄少卷上长横批:越吃越短

这对联横批引人笑,因此变得顾客盈门。横批“越吃越短”就是逗乐的废话。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面,倪匡就说:“金庸,很不好意思,我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。”原来,倪匡讨厌《天龙八部》中的阿紫,一怒之下,故意把她给弄瞎了。金庸一听,哭笑不得,满脸无可奈何的表情。接着,他自己潜下心来,把《天龙八部》写完,对阿紫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处理,让她重见光明。

齐白石晚年由于眼力不济,凡遇画草虫类的作品,一般由弟子代笔,最后再由他当着买家的面补上几笔,题跋落款,以示这是本人亲手所为。这属于“局部代笔”,应该是最能让藏家谅解的一种代笔了。现在拍场上的白石老人画作,偶尔能看到他80多岁时画的极工细的草虫,理论上这些都应该弟弟子代笔的。由于这类作品得到画家的首肯,而且落款是真的,所以也有一定收藏价值。

摘自《世纪纪》第2期 荆墨/文

# 经典名著开场白

就这样,女王一次次满心欢喜地上门,弗洛伊德不是说他正在画画,就是说他正在休息,或者说他正在会客,总是没有时间,让她再等等。女王总是露出温暖的笑容,谦和地说:“没关系,我能等的。”不知不觉,6年过去了。女王一共上门72次,总没能如愿。

当女王又一次上门时,弗洛伊德终于抬起头,答应给女王画一幅画。女王端坐在弗洛伊德面前,脸上呈现出慈祥的微笑。几个小时过去,弗洛伊德终于为女王画好了肖像。女王心情激动地拿起肖像,两眼露出惊喜的光芒,连连说:“画得太好了,您把我的内心世界都刻画出来了。”

女王满心欢喜地将弗洛伊德给她画的肖像带到王宫里。大臣们看到弗洛伊德给女王画的肖像,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,说不出话来。

只见画上的女王面目臃肿,目光黯淡,眼袋下垂,像是个中了风的病人,一点没有女王的气势和风采。再看女王,她就像捧着个宝贝似的,满脸喜气。

就是这幅争议很大的女王画像,如今成为王宫里收藏的最贵的一幅画。

摘自《现代青年》第2期 李良旭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左手智慧右手爱》崔修建/文

# 另起一行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

摘自《年轻人》第2期

摘自《笑的艺术》方成/文